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釋例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春秋釋例卷三

災異例第十三　家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晉　杜預　撰

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雷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隕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宣十五年正義引釋例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崩固謂期年必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壤而自崩此皆聖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僖十四年正義引釋例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係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僖十四年正義引釋例案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正義云民謂人也感動天地旨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

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為人是其民謂人也今無從攷釋例全文附錄于此

崩薨卒例第十四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曰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傳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傳曰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

齮賊公于武闈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云云乙巳公薨于小寢傳曰冬云云公薨于小寢即安也

成十八年秋云云八月云云己丑公薨于路寢傳曰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昭三十二年冬云云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傳曰己未公薨云云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隱七年春王三月云云滕侯卒傳曰春滕侯卒不書名未

同盟也傳例曰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春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

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也傳例曰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于是有以衮斂

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避不敏也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傳曰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成十三年夏五月云云曹伯廬卒于師傳曰公會晉侯伐

秦云云 曹宣公卒于師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七年冬云云十有二月云云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傳曰及將會于鄬云云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傳曰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傳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

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姫臨于周廟為

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云云聞王有疾而還云云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云云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傳曰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傳曰杞文公卒弔如同盟

禮也

二十五年冬云云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云云己亥卒于曲棘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傳曰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定四年夏云云五月杞伯戍卒于會

十四年夏云云五月云云吳子光卒傳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云云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

其一履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哀十年春云云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曰公會吳子伐齊云云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傳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傳曰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

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傳曰毁也

右崩薨卒一百五十錯綜其三十一以包通之

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内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于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也諸侯同盟皆稱名以接神故薨則臣子必以

名赴同盟之國告亡君之終稱今君之嗣好惡由之故傳曰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盟載之辭下逮子子孫孫當奉而弗忘故云繼好好同則相親相親則不爭故曰息民也杞子降爵嫌有異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薨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改正也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王子虎又未接于文嘗與僖同盟故皆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也嫌于赴非所盟之君又天

子公卿其禮或異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又曰弔如同盟各以正所疑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避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益姑之卒傳重復發者有奪田之怨而不廢喪紀故稱禮以明之也陳人再赴兩書其日齊緩告亂書以十二月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赴辭子駟實弑僖公赴以瘧疾而經從之楚弑郟敖齊弑陽生皆其

類也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案二句永樂大典正二其字從隱三年無義所引釋例增且虛實相生隨而表之真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許穆公卒于師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公登觀臺必書雲物傳皆發凡以言例經皆無異議諸若此蓋周之舊禮傳因事以存于經則常事不書也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例所存也至于魯公之薨則皆書地成公薨路寢傳稱得道昭薨乾侯言失其所詳內事謹

凶變也其未成君而卒者（案莊二年正義引釋例者作若）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也既葬則嗣君諒闇羣臣復吉免喪服則禮成也（案此句莊三十二年正義引釋例作則成君也）文公既葬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為諱也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弒之國以為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罪則不足成貶為孝而滅性故直畧而書卒也（案自公子惡魯之正適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莊三十二年正

義所引釋例增惡視猶不顯則知隱閔二公稱薨桓不稱弑亦諱之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案諫其非三字永樂大典脫從隱十一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不必其得蓋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于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刼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賢聖亦録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傳大道叚有三仁此之謂也劉賈許頴復于薨卒生例云日月詳者弔贈

備日月晷者弔有闕傳無此辭非載大夫卒例

書弑例第十五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縣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

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絶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賊亂以為心者固不容于誅也若

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于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于國内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也傳曰會于

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于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于弒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

楚靈無道于民于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為弑王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潁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覆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嬺異于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碎辨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

多行無禮于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别而事一也宣四年正義引釋例先儒旁采二傳横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内閔公之弑則以不書蒙澤國内為義楚弑靈王復以地乾谿為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為義例則丘明亦無異文也莊十二年正義引釋例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國政則取怨于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

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有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桓二年正義引釋例

及會例第十六

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不與謀

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簒太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之從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偪成其

討故雖小國乞之于大國大國乞之于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是也傳以師出為例是惟繫于戰伐而劉許賈顏濫以經諸及字為義本不在例今欲强合之所以多相錯亂也宣七年正義引釋例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為求助于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于匹敵相用者若霸主之命則上行于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

傳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為例也以之于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既不守例為斷又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傳二十六年正義引釋例

蒐狩例第十七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習戰備也入而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告于廟也所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也晉侯登有莘之墟以望曰少長有禮此之謂也田狩必有三驅之禮以備四時之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舉出必告于廟獲必用于廟于是乃書椒舉稱寡君屬有宗祧之事

于武城此事之謂也凡天子諸侯田狩皆于其封内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不越國而取諸人隱公觀魚于棠棠實他境故傳云遠地隱五年正義引釋例云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畧地則非魯境也今釋例無此文恐有脫佚河陽實已屬晉非王狩所在故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名君之闕也卯明之為傳所以寫仲尼之意也而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于此三事特稱仲尼者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之聖人之辭可能使人信之賢

者之辭則不能此其義也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世于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于郎而傳曰書時禮也焚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也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曲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畧仲尼畧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頴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

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為例不復知其自違也案紅之蒐下永樂大典無之從昭八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廟室例第十八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禮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合宮諸

儒皆以廟學為一鄭氏以為異處案自此以上孔穎達詩靈臺疏引之以為穎容釋例永樂大典以為杜氏之文未知何據太室之屋國之所尊朽而不善久旱遇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案自太室之屋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文十三年正義所引釋例增新宮災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始闋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于餘廟也案自新宮災者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成三年正義所引釋例增

土功例第十九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從敬銓續明三傳例說略補

釋例曰都邑者民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

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于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于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以土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于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樹板幹而興作也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不書時各重發者皆以別無備而興作如書旱雩

之別過雩也冬城西鄆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案冬城西鄆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注二十九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冬城防臧武仲請俟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言興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即禮也案襄十三年正義云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書在火見致用之前當時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致而民事已閒言時節未是時而事已得時故言書事時也凡城都築邑國之大事是以春秋詳其得失救患分災恤病備難有為而然則不拘時制諸侯以夏城邢傳稱得禮正月城楚邱而魯諱後期此其義也浚洙者深之

也冬興功而無傳亦得其時築之為例唯以都邑為別至于他土功之事則通用時例總謂之築築鹿囿郎臺王姬之館是也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此周公本制小大之別也若邑有先君之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潁氏唯繫于有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也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是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桓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也

案其下月似城向在建酉之月以經傳事類相推則通在下建戌之月卯明發書時之傳不悞也其說具見長歷也案自冬城防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敬鉉續明三傳例說略補入

歸獻例第二十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太卑故書以示過莊三十一年正義引釋例

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

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者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莊六年正義引釋例

歸入納例第二十一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桓十五年夏云云五月云云許叔入于許隱十一年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云云桓十五年傳曰許叔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曰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五年傳曰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傳曰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九年夏云云齊小白入于齊傳曰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二十四年秋云云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曰秋哀姜至

成十八年夏云云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邱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帶魚府馬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襄二十三年夏云云晉欒盈復入于晉傳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于絳云云

二十五年秋八月云云衛侯入于夷儀傳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云云衛獻公入于夷儀

三十年秋七月云云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

良霄傳曰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云云伯有死于羊肆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曰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名伯逆王于尸云云癸酉王入于成周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傳曰宋公母弟辰

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傳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閔元年秋八月云云季子來歸傳曰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僖二十八年夏云云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傳曰衛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云云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云云六

月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云云衛侯先期

入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傳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

筮史使曰以曹為解云云公說復曹伯

三十年秋云云衛侯鄭歸于衛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

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云云殺

元咺及子適子儀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傳曰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

十五年秋八月云云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傳曰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無祀于宋也云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十六年秋云云曹伯歸自京師傳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

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云云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傳曰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云云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云云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云云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云云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曰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

情強與之盟入襲蔡云云依陳蔡人以國云云以入楚云云公子比為王云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秋云云八月云云蔡侯廬歸于蔡傳曰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

陳侯吳歸于陳傳曰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定十三年冬云云晉趙鞅歸于晉傳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隱八年春云云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傳曰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宣十年春云云齊人歸我濟西田傳曰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定十年夏云云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八年冬十有二月云云齊人歸讙及闡傳曰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曰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宣十一年冬云云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曰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云云因縣陳云云乃復封陳云云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曰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哀二年夏四月云云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云云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本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為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皆所以明內外之援索皆字成十八

年正義引釋例作此內外正義作外內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衎以表舊制傳稱凡例總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于社稷國人思之案此句成十八年正義引釋例作國人所思焉故閔公為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之公子晉絶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案孔穎達莊六年正義云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

下士一命稱王人者下士也進之不稱人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為榮故起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朔懼有違衆之危宋莊六年正義引釋例危字作犯字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強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也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獳愛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

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境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稱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于歸不以他文為義也賈氏又以為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楚公子比去晉而

不逆是無援于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復案復字成十八年正義引釋例作封可謂有力于楚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于師旅則曰不地在于復歸則曰國逆國逆而立又以為例案此二句昭二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冠而入入則見殺而復例之案則字成十八年正義引釋例作即字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天子之制也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

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内

案是自二字永樂大典無之從桓十五年正義所引釋例增

記事者常詞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又依倣穀梁云稱納者内難之詞因附會諸納為義至于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北燕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内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

言内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涅縱之
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莽戚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
内難案此二句宣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傳稱有禮理無所難此皆先儒說之不
安也

班序譜第二十二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其篇目則見桓十六年孔穎達正義

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
雖大降于鄭衛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
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諸

國次之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傳二十八年正義引釋例魯爲春秋主常例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帛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于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紹齊桓之伯宋在齊上則魯次宋也莊十四年正義引釋例

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歳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以戚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

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為蓋後至也桓十六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 案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正義云諸侯之序以大小為次蔡此處在陳下故以為後至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六會陳在衛上莊十六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 案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集解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于春秋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

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昭四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案昭四年正義云楚以大小為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襄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

公行至例第二十三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桓二年秋云云云云九月云云云云公及戎盟于唐傳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傳曰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傳例曰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十五年傳曰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十六年傳曰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曰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

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傳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傳曰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僖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七年夏滅項云云九月公至自會傳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諸侯遂圍許

二十九年春云云公至自圍許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傳曰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自至齊書過也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

偪陽傳曰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云云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戍焉云云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

公至自會

十二年冬云云公如晉傳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昭二十五年秋云云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傳曰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傳曰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自外也

定十二年冬云云十有二月公圍成傳曰將墮成公斂處父請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

成弗克

公至自圍成

右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錯綜其二

十九以包通之

釋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而不言其事此春秋之常案凡公出下下二十二字永樂大典無之從莊二十三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經書公行及至皆因告于廟書之于策桓二年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然則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

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案盟有以下十八字永樂大典無之從桓二年正義所引

釋例增其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于禮也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或得禮或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于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復總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此以明公之出境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得禮

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勲非惟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寧國安民宋寧國襄十三年正義引釋例作定國亦書功于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于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成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壓尊毁列所以累其先君黍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婚于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

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公又如齊逆女則得禮亦書至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策勞還而書至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避傳于伐鄭見飲至之禮于宣見書過之譏于襄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七年傳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諱之也明以

諸侯之事越境還至用飲至之禮正也公以滅項為齊所止會事既畢踰年乃還非公所終而經書至自會故傳特釋曰猶有諸侯之事且諱之也溫之會遂圍許書公至自圍許柤之會遂滅偪陽書公至自會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隶此句永樂大典無之從桓二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入）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境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

廟也

郊雩烝嘗例第二十四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從孔穎達傳九年正義補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釋例曰啓蟄而郊謂夏正建寅之月于是祀南郊配后稷以祈農事也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七宿之體昏見東方于是大雩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

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薰蕕蒼蒼白露為霜陰氣始殺嘉穀始熟于是薦嘗于宗廟也案桓五年正義云始殺嘗祭實起于建申之月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賈服解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閉蟄而烝謂建亥之月草木枯槁昆蟲閉蟄履霜堅氷萬物皆成可薦者衆于是享祭烝于祖考也言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人鬼地祇之祭皆通也其他羣祀不録可知也礿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案此四句桓五年正義引釋例作不云礿祀地者經無其事故傳畧而

不言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旱而雩之類是也始夏而雩者謂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及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宗廟之祀也既有天雨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有吉否則仲月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曰以四時仲正之也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為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後經書五月烝案後經二字桓五年正義引釋例作繼字以示非時

并明再烝瀆也四時享祀孝子之所以致忠故雖大災大禮大凶亡喪哀是以廢大事乃有闕今以建未之月而修嘗祭之禮非也然既戒日致齋御廩雖災不害嘉穀祭亦不應中廢故經書乙亥嘗以示過傳釋之以不害也傳曰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然則雖書不雨必須將為災然後得雩常事不書諸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别故傳七發之

天子郊祀因望祭四方衆神諸侯不得依天子唯望祭其封内山川分野之星是謂三望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雖諸侯而特郊祀配以后稷其望祭也自從常祀制也常祀自祭之所必故禮唯卜郊日而又卜可郊與否今郊既配有日而更復疑卜或既耕而後卜郊廢上天之祀而別祀三望闕大存小怠慢失序故經書猶傳皆隨而發之也此事三見卜而傳釋其二以明卜郊不從與郊牛死所以不郊雖異

而譏同也成七年不郊亦俱以牛事故不重釋也辛丑用郊文異而即明不發傳明時史之辭非聖意也

案明時史二句成十七年正義引釋例明作因非聖下有賢字

凡以旱為雩者傳皆從而釋之上辛季辛一月之中再雩釋其旱甚明皆得禮也先儒之辯郊雩烝嘗各據所見多不審悉今博採以斷諸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

案孔穎達桓五年正義云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歴正月雨水中四月小

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塞當蟄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　二月節驚蟄春分為中氣

三月節清明穀雨為中氣四月節立夏小滿為中氣

五月節芒種夏至為中氣六月節小暑大暑為中氣

七月節立秋處暑為中氣八月節白露秋分為中氣

九月節寒露霜降為中氣十月節立冬小雪為中氣

十一月節大雪冬至為中氣十二月節小寒大寒為

中氣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

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案桓五年正義云注以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得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為過時既以閉蟄為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白露秋分謂之始殺龍星之體昏見案昏字桓五年正義引釋例作畢謂立夏之月言得此月節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

秋節也案孔穎達正義云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識之矣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書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也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于見此為彊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

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欲以雩祭劉賈又以為諸書用皆不宜用（案書字成十七年正義引釋例作言）反于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于贄用幣及用鄫子諸若此比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稱曰得禮（案稱字成十七年正義引釋例作傳）冉有用矛于齊師孔子以為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王侯夫人出奔例第二十五（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桓六年春正月實來五年傳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傳曰春自曹來朝書曰實求不復其國也

十五年夏（云云）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云云）祭仲殺雍糾（云云）公載以出

十六年冬（云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傳曰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云云）二公子故怨惠公（云云）立公子黔牟惠公

奔齊

莊元年春云云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四年夏云云紀侯大去其國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閔二年秋云云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傳曰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傳曰初甘昭公有寵于

惠后云云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云云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云云衛侯出奔楚傳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云云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十一年傳曰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傳曰春郕伯卒郕人

立君太子以夫鐘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襄十四年夏四月云云已未衛侯出奔齊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云云公出奔齊云云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昭三年冬云云北燕伯款出奔齊傳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傳曰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云云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傳曰莒子庚輿虐而

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率國人以逐之

二十五年秋云云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七年傳曰秋伐邾云云以

邾子益來云云八年傳曰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年傳曰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桓十一年秋云云九月云云鄭忽出奔衛傳曰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云云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昭元年秋云云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

子鉏公子名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吴云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八年夏四月云云陳公子留出奔鄭傳曰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云云公子勝愬之于楚云云公子留奔鄭

二十六年冬十月云云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二十二年夏經書王室亂二十三年秋經書尹氏立王子

朝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釋例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股肱元首同體合用相須而成也然假異氣以合德執名義以相服非忠誠之感和理之應則四體交競元首失德燕款以多寵見逐鄭突以專臣失位蔡朱以外讒出奔莒展以棄人不立由此觀之君臣之間有釁多矣唯秉德而志

公者必博聽而遠覽無常親也無常疎也有親必有疎有常必致非常也此人君之安危今古之成敗也諸侯有國社稷是重州公如曹度其國危危而無患慮容身于魯社稷絶祀非奔非朝故實來内諱奔謂之孫使若不為臣子之所逐自孫位而去之案之字莊元年引釋例作者字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譖懼而歸誠于襄案此句莊元年正義引釋例作懼而歸訴于襄公襄公戕公而委罪于彭生案戕字莊元年正義引釋例作殺字弑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于

齊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魯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以為姜氏罪不與弑于莊公之義當以母淫于齊而絶其齊親内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傳曰絶不為親禮也明絶之于齊也文姜稱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明義異也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出而不書反（案書出莊元年正義引釋例作書行）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

不忍屈臣于齊使紀季以酅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為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亦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葢時史即實而言仲尼不改故傳不言故書書曰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為名而不書奔殊之于列國郕之世子以地來奔此罪人也公乃嘉而君之謬用諸侯之禮待之同于郕伯夫子即而書郕伯來奔書斯示此亦有意于褒貶也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

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且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者義在于彼不在此也傳不發于蔡朱衛衎而發于燕款者款罪輕于衛衎而重于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據其失位而出奔（案此句永樂大典作據位出奔）亦其咎也晉侯問于師曠曰衛人出

（從春秋序正義所引釋例增）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葢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晉悼感衛衎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答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鄭忽既

奠免喪而不稱君者忽為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于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强不用祭仲之言修小善潔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是以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之以太子之禮始于見逐終于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也故仲尼因而示義也公子留莒展輿書名者簒弑而立未

列于會也諸侯即位上有王命次則列國以為班然後成君故凡不受先君之命者雖已踰年不與諸侯會而出奔皆不稱爵此古之常制故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也

春秋釋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釋例卷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春秋釋例卷四

晉 杜預 撰

執大夫行人例第二十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桓十一年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云云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傳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

也

僖四年夏云云齊人執陳轅濤塗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云云齊侯説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

請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夏云云單伯至自齊傳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成十六年秋云云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傳曰宣伯使告郤犫云云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云云乃許魯平赦季孫

襄十一年秋云云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云云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

使人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十七年傳曰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傳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二十六年秋云云晉人執衛甯喜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云云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昭八年夏四月云云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徵

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云云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

十三年秋云云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傳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以魯之故

晉侯不見公云云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云云以平子
歸
十四年春云云意如至自晉傳曰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
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云云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傳曰邾
人城翼還將自離姑云云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
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云云婼至自晉傳曰婼至自晉尊晉也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云云宋仲幾不受功云云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傳曰宋樂祈言于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云云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云云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

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云云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秋云云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傳曰楚子以諸侯伐吴云云使屈

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云云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右執大夫行人及叔姬并書至凡二十

釋例曰古之諸侯享頫聘問相繫于時所以抒人情

蠲煩惑合嘉好也及作征伐會盟軍之所興兵之所

加各有本志志于懲治不執伐叛柔服而已使以行

人言之言之以接事案此二句襄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

令之要于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

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更遷怒肆忿快意于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例 案例字襄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文 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出

使義取于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類案類字襄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詹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出使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案杜預集解云齊桓始伯鄭既代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孔穎達正義云劉炫以注云詣齊見執釋例云詹本非出使謂其自相矛盾今攷齊不朝而責于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原非出聘之使與集解文異事同劉炫不尋此義乃為規過非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于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伯仲叔季固

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可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為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為名然則仲亦名也傳又云祭仲足或偏稱仲（案此句永樂大典無之從桓五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入）或偏稱足蓋名仲字仲足也單伯天子之卿也為我如齊

故書其行齊人無禮逆執王使并及叔姬是以季文子如晉求助晉無救邮之實而單伯能敷宣王命以免于執叔姬見釋遂還致命皆單伯之力故魯人嘉之而告廟傳曰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又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皆歸功單伯明晉無令政也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也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已婼本者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内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于公

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晉在王城執仲幾不即歸之天子而送歸于國後乃致之王所故但書其執而不書其歸言失節也慶封得罪于齊絕位奔吳吳與之朱方為吳大夫今見殺而經書齊者楚人以齊罪殺之故告以齊明比慶封非異人也賈氏以為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按傳曰囚之苕丘以別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從于公故不

書行父入至也 案從于公二句成十六年正義引釋例作厭于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

若欲示無罪則宜于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更絶不書至乃所以示不終于見執非示無罪也

書謚例第二十七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謚者興于周之始王變質從文于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曁婦人婦人無外行于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 隱元年正義引釋例

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呂祖謙春秋集解引釋例

書叛例第二十八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于列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以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

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襄二十六年 正義引釋例

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于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酅使請事于齊大去之後季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叛分也傳曰始分為紀侯

大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為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 莊三年正義引釋例

書次例第二十九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録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為之名也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以告命三日以上必

告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案句首既書兵三字永樂大典脫從莊三年正義所引釋例增義有取于次案此句永樂大典作義有所次從莊三年正義所引釋例改正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紀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案莊三年正義云杜言既書兵所加則不

書其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持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書戰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于次齊侯伐楚楚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于牡丘本為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匡以為之援義取于次故書兵所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事後謂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聶北之下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傳先儒取彼為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公鄭伯陳侯麇子不書于經者陳鄭自息而

從楚子宋公勢卑以茍免在列鄭伯為楚僕任受令于司馬麇子恥之遂逃師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為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而還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為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若魯公次于乾侯之比非為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為濫也

遷降例第三十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為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為文各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劉賈依二傳以為鄣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葢附庸小國若邿鄣者也 案自劉賈依二傳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莊三十年正義所引釋例增

須句子魯之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來奔及反不書于經賈氏云但因

成風來不見公亦未安

以歸例第三十一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于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為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于敵則云以歸以蔡侯獻舞歸是也 莊十年正義引釋例

夫人内女歸寧例第三十二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曰杞伯姬來歸寧也傳例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五年秋九月云云季姬歸于鄫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文九年春云云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十五年冬云云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傳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十八年冬十月云云夫人姜氏歸于齊傳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冬來反馬也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傳曰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右夫人內女歸寧出凡十一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傳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曰春文姜會齊侯于

防齊志也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傳曰秋聲姜以公

故會齊侯于卞

右夫人行十一錯綜其四以包通之

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

父母歿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絶

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也故嫁謂

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絶而出則以來歸為辭來而不

返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也叔姬以娣而適紀紀侯大去其國而死叔姬歸于魯紀季自定于齊姬得歸酅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于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不書其來既非常寧又非大歸也鄫姬季以禮來寧公怒而絕之故亦不書來寧遂留之至明年九月乃遣故更書歸明前年已絕于鄫也齊人執子叔姬魯請于王而後齊人送之故與直出者異文禮送女謙不敢自安留其所送

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夫家遣使返其馬今高固因返馬禮遂與子叔姬俱寧情近于瀆故經并書其來而傳見返馬以示譏也婦人無外事見凡弟不踰閾故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于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侯志齊侯入魯地也（案齊侯二字永樂大典脫從莊七年正義所引釋例增）于經無例傳以實言也凡內女見經

而不書歸者時史之闕漏而賈氏皆以為適世子故也按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而經皆不書歸知雖正夫人歸或亦有所不載非唯適世子也

凡八百六十六字經傳三百九十四字釋例四百七十二字

案經傳實三百八十九字釋例實四百八十字共八百六十九字

大夫奔例第三十三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文八年冬云云宋司城來奔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云云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四年秋云云九月云云宋子哀來奔傳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宣十年夏四月云云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于惠

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八年冬十月云云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云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

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十一年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傳曰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傳例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襄二十年秋云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

云云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二十九年秋九月云云齊高止出奔北燕傳曰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不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釋例曰奔者迫窘

而去逃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案放者以下二十四字永樂大典脫佚從宣元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懷寵之人皆身及禍難唯子哀不義宋公先機而發是以貴而書字也若乃稱司城以貴效節于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于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崔氏之無罪蓋隨事

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謬以族告適合仲尼新褒貶之實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女人猶欲彎弓襄女人襄二十九年正義引釋例作婦人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轍跡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為幸斯乃賢聖之

篤戒故變放言奔文致其罪以示過曹公孫會雖小國之卿當有玉帛之使于魯曹人以告而書也陳公子黃偪而出奔既稱弟以明無罪故不復變本告之名貫氏以為稱名以貶陳黃之偪是不復顧有非罪之文一黃之身或罪或否也

逃潰例第三十四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僖五年秋八月云云鄭伯逃歸不盟傳曰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云云弗聽逃其師而歸

襄七年冬云云十有二月云云陳侯逃歸傳曰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曰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

伐楚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傳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云云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豫備不虞善之大者也

釋例曰傳曰衆保于城城保于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懐以衛社

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敗流遁之辭也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為潰在君為逃〔案僖五年正義引釋例此句作在上曰逃〕以別上下之名無取于別國邑也賈穎以為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案左氏無此義也傳文嚮咎如潰上失民也今經但言伐嚮咎如無嚮咎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為横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

案傳文以下四十五字永樂大典闕佚從成三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例之潰逃指謂一國一軍一邑君民相須為用變文以别之也鄭詹見囚于齊自齊逃來此為逸囚無下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

殺世子大夫例第三十五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

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衛殺孔達傳載其辭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

莊二十二年正義引釋例

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

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 僖五年正義引釋例

魯哀

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苦言至于陳恒弑其君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

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

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臣子而欲顯直于其

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宣九年正義引

釋例 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于陳陳恨彌篤乃

慍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襄五年正義引釋例

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字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若為賊者衆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不分故也主名不分死者雖名氏可知亦隨而去之嫌于罪死者也士殺大夫則書曰盜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是也文七年正義引釋例

作新門廐例第三十六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其篇目則見敬錞續明三傳例說略

釋例曰門戶道橋城郭墻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修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 僖二十年正義引釋例 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

制也今春而作廄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
也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也
總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興造新也經書延廄稱新
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廄書不時也此稱經文而以
不時為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
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
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有因今
謂春秋微意直記別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既已鄙

近且材木者立廐之具也公命立廐則衆用皆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為匠人受命立廐而盜供其用豈然乎哉莊二十九年正義引釋例

作主禘例第三十七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從欽錠續明三傳例說略補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傳例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文二年秋云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宣八年夏六月云云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釋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

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于是乃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莊公喪未閡閔公吉禘故傳曰速也哀姜以罪受戮不薨于寢淫而與弒故疑其禮八年乃致之也于例旣不應加吉禘之禮也已過用致夫人言以此夫人與致禮也文公二年僖公之喪

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于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公故特大其事而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太廟亦禘也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紀仲遂叔弓之非常也今推歷僖以十一月

薨則文元年三月于禮應葬今四月乃葬通計閏為
七月故為緩又禮葬訖當卒哭作主而至三年乃作
主故二年經書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也以此推之
傳發葬僖公之緩又云作主非禮因開明凡例當繼
于文元年葬僖公之經也既譏葬緩又重之以作主
非禮明作主當在訖葬故連譏之也今傳見于僖公
之末年殆簡編之錯繆以失其次非丘明之正也舊
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按傳襄公十五年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曰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舊說或以為經所書禘皆夏祭之名非三年之禘魯周公之故也周家祭于夏則曰礿無緣兼取殷家祭名也且按其月又非時祭之月蓋可知也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案僖三十三年正義

引釋例然後作而後於是遂以三年為常節當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故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禘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賈氏以為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于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罹咎原注或作名字傳故上繫此文于僖公篇迂哉

得獲例第三十八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定九年夏云云得寶玉大弓傳曰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得器用也傳例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傳曰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

十五年冬云云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傳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云云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云云

既而皆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

晉云云秦獲晉侯以歸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曰宋師敗績囚華

元獲樂呂

襄八年夏云云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曰庚寅鄭子國

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云云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於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傳曰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云云書曰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哀十一年夏云云五月云云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傳曰大敗齊師獲國書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後取之

釋例曰獲得也得亦獲也實同而文異故假其異文以別事器用亦于人可為人用者得用焉曰獲謂用諸物以有所獲也又繫于器用曰獲則凡以器而獲皆在用例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于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于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

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
見禽故經皆不曰滅也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宜
在貶絕故不葢君列下從衆臣之名同曰獲也華元
在經書獲而在傳稱囚國書見獲于吳傳云歸其元
此稱獲通死生之文也西狩獲麟亦是田狩之獲獲
側無來儀之文而賈穎曰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
來非外麟也春秋據其得不見其來故但曰獲若必

以內外為義則虞舜奚獨外鳳乎

執諸侯例第三十九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傳曰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云云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云云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云云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云云今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云云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曰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云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二十八年春云云二月丙午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傳曰晉侯圍曹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云云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冬云云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曰衛侯與元咺訟云云衛侯不勝云云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成九年秋七月云云晉人執鄭伯傳曰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十五年春王二月云云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十三年傳

曰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十五年傳曰春會于戚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傳例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襄十六年春云云二月云云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傳曰春云云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九年春王正月云云晉人執邾子傳曰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昭四年夏云云楚人執徐子傳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云云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哀四年春王二月云云宋人執小邾子

夏云云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傳曰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云云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

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釋例曰諸侯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諸侯見執者以身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惡于民上人懷怨讟（衆怨讟成十五年正義引釋例作怨讟）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

不然則否謂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人執曹伯是也虞公昧于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晉滅罪虞且言易也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之以書之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其本末以明其得失也案此二句僖十九年正義引釋例作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滕子鄫子皆稱人見

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見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案昭十六年正義引釋例所告作所赴）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宋襄志于好古貪于為善而不知其節先為鹿上之會見其易而不慮其難遂有覇心召諸侯于是諸侯與之好會因執以伐宋不稱人以執者罪不加民也不稱國者總見衆國諸侯同志也傳稱楚執宋公以伐宋者言宋公所因亡也晉許執戎蠻子以送于是深恥諱之故稱人以

告欲云蠻子無道于民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喪稱例第四十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其篇目則見本書第二篇會盟朝聘例

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于其國内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書魯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文未葬于其國内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 桓十三年正義引釋例

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

義制異于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敘親疎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修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僖九年正義引釋例衛文公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于此盟會降從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修文公之好也僖二十五年正義引釋例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

非君臣無喪制也成十八年正義引釋例

告朔例第四十一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

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于内官廻心于左右政之紕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吏而聽大政攷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

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六年正義引釋例）

戕殺例第四十二（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于臣子其所由來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為弑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

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謂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為文也春秋弑君多矣其戕惟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為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弑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宣十八年正義引釋例

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成十六年正義

引釋例

春秋釋例卷四